

咱愛

溪水攏清清

平埔族的「蕃薯市」，變成芒果故鄉
水畔石礫荒地，也可孕育蘭芷芳草
是誰說水清無魚？

是誰堅持「有汙染才有生計」？
放緩忙亂的步伐、暫停紛沓的思緒
側耳傾聽哈……這真是個有情天地



河清映月美景可再

達娜伊谷溪（Danayiku，鄒語地名）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境內。達娜伊谷溪為曾文溪上游支流之一，海拔約五百公尺，全長十八公里，是鄒族人的聖地。此地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溪中巨石嶙峋，溪水清澈見底，流水潺潺，魚兒成群，兩岸綠樹挾蔭。豐富的自然景觀未受破壞，依舊保有原始野趣，是人間一處世外桃源。

這裡有全台灣唯一國寶級高身鏟頰魚（苦花類：俗稱高身鯛魚）保育專區，當然還有其它魚類：如一支花、爬岩鰍等七種以上魚種，是一處完整的高山河川生態。也是中低海拔，屬溫熱帶自然生態區。原住民——鄒族更是對本地區保育展現了大自然生態還境與人類相互依存的關係。

大概已經很少人對於曾文溪的印象，還停留在生機勃勃、有魚有蝦的那段歲月吧？但在這條曾文大河的源頭，此刻，卻有一群人正努力地讓它重現溪水清清、魚蝦滿溪的兒時印象，他們是一群以原住民鄒族人為主體的自覺性團體。

他們復育河川，保護魚蝦水產，甚至努力地還原這條溪上，原就有的——上天只給予最乾淨水源的獎賞——螢火蟲的棲息與繁殖。他們更努力追溯祖先語言、舞蹈與歡笑，於是當你來到這裡，你看到的就是鄒族人祖先曾有過的光榮，他們與大河共存，與鳥獸蟲魚共存，

與天地萬物共存。

但是，曾有的光榮畢竟已經過去，這樣繞了一圈好不容易才繞回來的生活方式，卻不得不依靠外來的資金維持。因此，即使盡力營造的是人與自然的共存方式，其中卻難免交纏著複雜的人與人、人與現實環境的種種限制，於是復育即便表面上光鮮亮麗內含卻令人憂心忡忡。

我們不能單單思索著土地、溪流與自然，而不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所以當我們有幸參與原住民活動，進入他們所謂生活的領地時，我們必須誠懇，誠懇地看待他們的生活、尊重他們的生活，如同尊敬這身邊的天地萬物一般，因為我們一體共存。

我們當然希望當夜晚來臨時，溪水映著月光，千百螢火蟲飛舞，白天時魚蝦悠遊在泛著日光的清清溪水裡，更希望來此的人們真正體會到與大河共存的樂趣，那不是重新拾來的，只是我們忘了的。

人同魚蝦、螢火蟲一般，都是大河的點點繁星。

芒香飄送絕處逢生

曾文溪上游有個很出名的曾文水庫，它的建成的確為台灣南部地區的人民帶來了不少的便利，但水庫的建成，阻絕水流，也同時改變了在這地區溪邊人們的生活。



◆曾文溪上阿里山鄉樂野在土石流後，村民合力再闢出一條回家的路。（邱勤庭攝）

舊名「鹹水窟」的這片林地，在曾文水庫尚未建成之前，原是罩著一層神秘面紗的，原因是此區地處偏僻，若非因為生活困難或者犯案逃亡，鮮有人煙。後來水庫開建，闢墾道路，山區交通便利了，山居平淡無奇的生活自然無聲無息地揭去原本神秘的面紗。

原本是平埔族分佈地域的曾文溪上游一帶的玉井，舊稱噍吧哖，就是平埔語「蕃薯市」的意思，因當地多丘陵，且多半以樹薯、蕃薯為主要作物，溪水兩側平地則種植稻米、甘蔗。

但水庫建成後，原本山區的豐沛水源大多化為水庫集水的保護區，玉井糖廠成了唯一的山區工廠，在水源變少的情況下，山區居民生活頓時陷入

艱困。於是當六〇年代政府投入人力，輔導山區農作轉型為種植芒果之後，初期的無奈，反而造成了現在誰也料想不到的效果，玉井——這個曾文溪上游的小城，竟成了台灣芒果的故鄉。

早先因為就業不易，離鄉背井的人口，近幾年來，慢慢有了回流的現象。當然，傳統的愛文芒果、楊桃、柳丁園仍是構成這果樹新故鄉的主要景觀，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需要資本設備與技術大量投注的網室木瓜，正在這片土地上滋長著。

而玉井沙田村黃志豐的玉沙蘭園，更利用了溪畔的水氣與低溫，挹注了大量資金，讓這布滿石礫的河邊小聚落，成了曾文溪畔另一處閃亮的星星。這是人與河川與環境關係改變的新契機，人與河川本來就不必一定要換算成是工廠、都市或者汙染這些詞彙，現在我們也可以找到共存得很好的新模式。

開發保育尋求平衡

對於曾文溪，生活在嘉南平原一帶的人們，除了記憶中依稀河水清清，還能有些什麼呢？對於水的感情或者對於水的依戀，難道都已經只剩下夢裡依稀的年少記憶？

也許偶而在星期假日裡才一時興起的戲水烤肉情緒，也能將我們吸引去親近這條曾經是與我們休戚與共的生存命脈，因為這片土地裡有著豐富的農產，我們需要它來灌溉，我們也



◆曾文水庫的柑橘甜美產量不少。（邱勤庭攝）
都清楚嘉南平原之所以成為台灣的重要穀倉，也正是因為曾文溪有情的撫育。

但我們還她什麼？當她河水依舊清清的時侯，我們用來灌溉我們的稻米、農作，所以我們的嘉南平原如此盛名；我們用她來養殖魚、蝦、蛤，所以我們也知道七股這個地名。因為大河有情，所以我們毫無節制的超量盜採她細緻的河砂！因為大河無語，所以我們習慣將工廠、養豬場廢水，毫不客氣地向她傾倒！

是不是我們總是太習慣去破壞，以致於已經麻痺、已經視而不見了呢？於是當我們星期假日到河邊戲水，也嫌著她髒，當我們再也尋不到河裡魚蝦的生機時，我們是不是也要以為曾文溪，那不過就是一



條無用的河水呢？大河嗚咽，總是低聲，但我們似乎不能再聽不見了。

研究台灣土地開發史的陳素姬老師指出，嘉南平原一帶土地的開發，有一個明顯部份是由曾文溪側分別對外發展，農產加工而紡織、皮革，甚而各種重輕工業次第在曾文溪流域發展起來，除了區域的密集開發，更造成了農村年輕人口走向工廠，農村人口外流等嚴重問題。

早期政府為了加速產業升級，鼓勵發展中小企業，如今，我們卻感受到政策不周全所導致的傷害，即使如此，開發依舊是個不得不然的課題，像下游河口的濱南工業區開發爭議就是一個明顯存在的問題，怎樣在開發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恐怕是我們在二十

◆阿里山鄉的春茶採收盛況。（邱勤庭攝）

一世紀需要深思的嚴肅命題。

關懷的心付諸行動

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一家報紙的台南縣市新聞版上，有一大篇關於曾文溪的專題報導，構成版面的三篇文字標題分別為「大河戀——曾文溪的悲歡歲月」、「變色的溪水／嗚咽的河



◆曾文溪上游的伐竹工人。(邱勤庭攝)



流」、「最早開發區域／台南文明之母」；於是，我們知道即使她早已不再是清溪流過的大台南地區母河，但她依然一直伴在我們身旁，而且也還一直有人關心著它、感受著它。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從環保角度出發的省思文字，以為媒體對於環境保護，其實並沒有盡到應盡的力量。好山好水為什麼只能是媒體的旅遊休閒專欄中的常客？維護、保護、恢復好山好水的認知與省思何在？是不是媒體工作者的疏忽？

而事實上，媒體的責任雖然無疑地是傳達訊息、傳達怎樣的訊息、與利用怎樣的方式來傳達訊息，但很大一部份是被身為讀者的社會大眾所牽制，或者其實根本就預設了讀者的愛好；報紙、電視和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幾乎都屬於商品，而社會大眾乃是消費者，關係就這麼簡單。大眾加諸於媒體工作者的責任，有一部份其實正是大眾所推卸的責任。

沒有Discovery、沒有國家地理頻道，並不代表我們不關心我們生存的環境，但我們只停留在了解、關心亞馬遜河生態、澳洲的有袋動物……，卻對曾文溪的美麗一無所知，這難道還說明不了什麼？這是個網際網路的時代，我們最近的距離也不過在幾個按鍵之間，但我們與環境之間呢？有沒有人試著以「曾文溪」為搜尋的關鍵字，實際在各大中文入口網站進行過搜尋，省思我們到底關心曾文溪了沒有？如果沒有？那我們所關心的到底是什麼？

網際網路真的給我們一種知識爆炸的印象。大多數的新新人類已經完全習慣了在網上搜尋一切資料的學習模式，但那個虛擬世界裡真的擁有一切？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們一

向自以為不斷思考著的新世紀頭腦，又一頭栽進了無涯的另類書堆之中，好不好我們假日裡也來去品味一下曾文溪這條長河的涓涓細流呢？

停聽看感受新生命

台灣還有一條乾淨的河川嗎？如果我們拿這樣一個問題去問曾文溪，會有怎樣的答案呢？還是我們根本從來也懶得關心這樣的問題？

台灣地區地小人稠，早年急於跟上工業化的腳步，改善人民與國家的生活水準；在這樣的選擇上，不幸忽略了人本來就適合生存在乾淨自然環境裡的這個問題。所以當我們的生活漸漸略具所謂的水準以後，對新生活水準的要求就逐漸浮現了，而原來更好的生活方式，竟只是當年為我們所遺棄的！這算不算一種老天對我們的諷刺呢？名作家米蘭昆德拉說過：「當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該不會又引起上帝另一次的發笑吧。

水資源的汙染，是我們用雙眼就能清楚看得到的，但問題是我們關心嗎？還是漠視？就算關心，我們又能做到些什麼？曾文溪流域廣闊，當然也避免不了沿岸的各種汙染。也許是習以為常，更也許是曾文溪其實已經變成了一條只存在歷史中的長河印象了，真的有多少人知道當我們乘坐火車由台南往官田方向行進時，經過的荻仔林鐵橋，它底下那條烏黑的河水竟然就是這條長河的一部份呢？原來，曾文溪一直還在，只是我們對它存在的似乎早已遺

忘。

媒體也許偶爾還是會刺激一下我們麻痺的神經，譬如千禧年耶誕節前後的一則新聞寫著，曾文溪畔民眾於耶誕假期前往垂釣戲水，驚見河床汙染嚴重、處處魚屍，有人懷疑這是河流兩岸工廠利用假期空檔，政府單位可能的管理疏忽，偷偷排放廢水。但是既然是假期裡偷偷摸摸昧著良心幹的事，要找出禍首，談何容易？當然偶爾載浮載沈飄過的一包垃圾，甚或養殖業、家庭排放的汗水，那想要讓人們有所警覺，似乎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不是嗎？

其實，曾文溪不就在我們的身旁流著嗎？停下來注意它、聆聽它、凝視它、感受它，那麼它就會永遠是活的。

曾文溪 自然就是美

這是一頁從網站上擷取來的文字：「○○○休閒度假中心：鄒族綜藝表演團，以原住民傳統歌舞全新風貌，歡迎您的到來，是在一般都會、甚至連電視中看不到的節目。另有大型會議廳，休閒室、卡拉 OK、表演廳、餐廳等，提供開會、研習、聯誼、渡假休閒多種功能。農場內有菜園區／魚池／動物區／兒童遊戲區……等，夜晚欣賞螢火蟲飛舞，在農場內即可享受鄉村田野的樂趣。」

這些文字雖然只是眾多類似文案中的一個，但是也已經足夠我們拿來解釋曾文溪畔休閒



娛樂業者的運作。

早年偏遠聚落生活艱難，人口外流問題嚴重，這應該已經是大家根深柢固的觀念了，但是近幾年來，山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竟然在不知覺間起了偌大的變化。我們固然可以有各種說法，說是因為週休二日的關係，人們休閒的時間多了；說是由於價值觀的轉變，人們不再只習慣刻苦，而不捨得享受；或者交通便利了，休閒旅遊當然方便，或者媒體的精彩探訪，讓人心生嚮往……但不管是怎樣的解釋，恐怕也都難以完全說明這樣的一種改變。

◆上游支流荒溪建攔沙壩，阻絕砂石流入水庫，也阻絕了溪魚上溯的回鄉路。（成功大學水利系提供）

人的天性本來就是近山近水的，因為我們需要生活，而生活難免競爭，所以我們離鄉背井，去謀取各種讓我們除了溫飽之外，更幸福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們會反思，為什麼生命還是不滿足？於是我們知道了，人也不過是天地自然中的一員，我們繞了一圈回來，還是難以抹滅自己身上愛山愛水的印記。

於是，休閒既成為需要，休閒的場所自然要有人經營；經營既是人為，又不免在破壞與保育自然之間難以平衡，這就是經營者的困境。而曾文溪畔偌大的自然資源，在如何經營與復育之間，恐怕也難以避免這樣的問題。

原先外流的人口，或者另外一些族群的有心人士，他們挹注資金，在休閒旅遊的熱門地區經營著各式各樣的生意——食、衣、住、行。既然我們的確有休閒的必要，那還有什麼問題？經營者得到更多的利益，他們會想辦法盡力維護令他們致富的環境，更會雇用一些人力協助，於是我們看到的曾文溪復育與傳統歌舞、美食的表演與提供，不就是因為如此？果真如此簡單，或許我們的社會也真的就可以少了許多的問題了。復育是還原它大河的本來生態，還是只是儘快讓它恢復生意盎然，管他專家學者提出的原生種類復育的複雜問題？就像山裡早經砍伐的樹木，是不是隨意種一些成長快速的樹種，恢復它的綠意就算了事呢？曾文溪的美，我們總算又想起了，曾經生活在曾文溪畔的人總算又能載歌載舞。但我們真心希望這不是一場夢幻似的祭典，熱鬧過後，又是一片狼藉。

捍衛水質 強制離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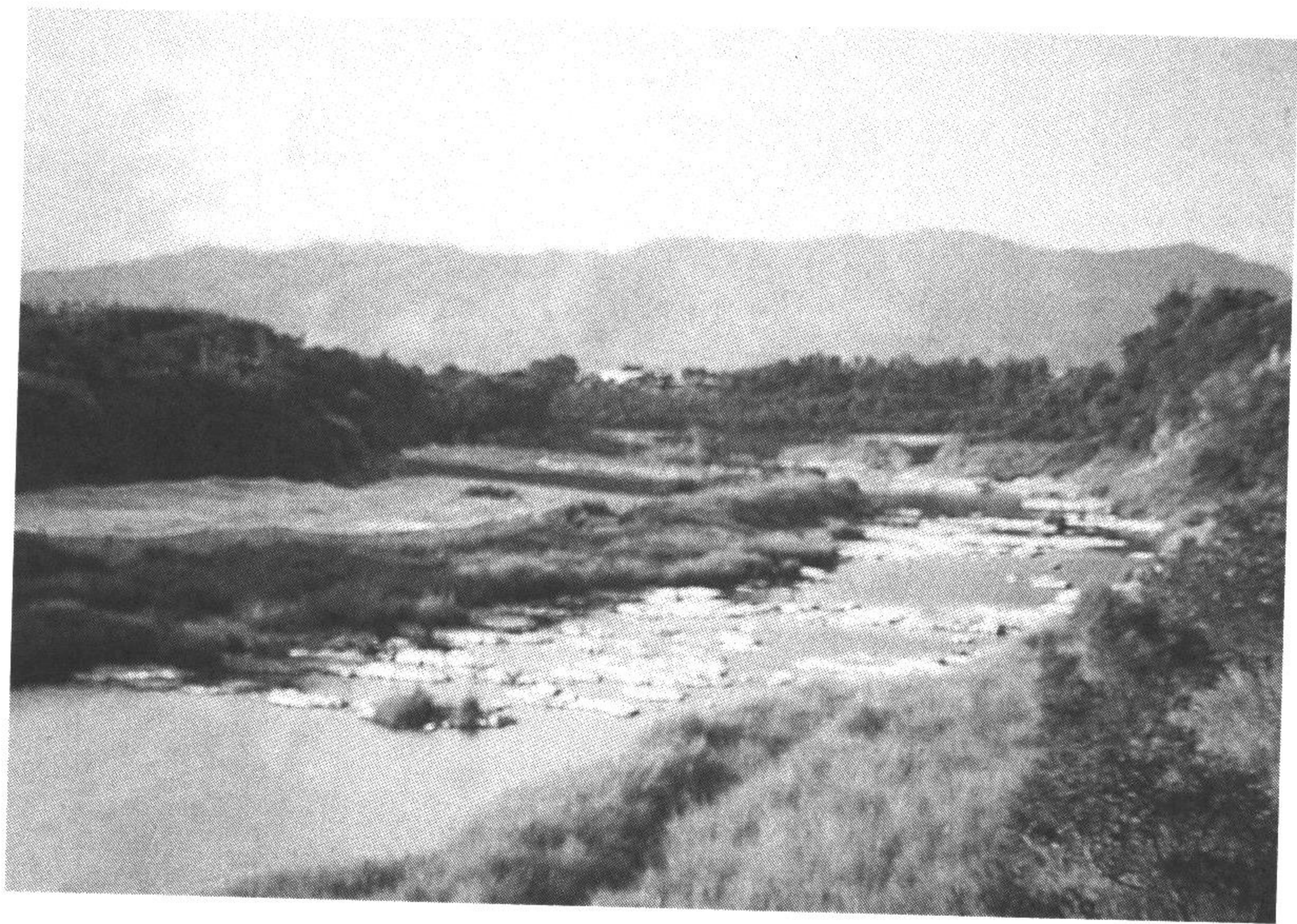
曾文溪流域是全台六大自來水水源之一，編定水源保護區自屬理所當然，亦應受嚴格的保護。

環保署基於權責，執行強制離牧計畫更是責無旁貸。但曾文溪水保區的養豬行業存在已久，有的甚至在編定水保區之前即已存在；至於在水保區編定後才畜養的養豬戶，由於不易認定其養殖時間，因此環保單位才一視同仁，二者均在強制離牧時發給補償費。環保署的數據顯示，申辦強制離牧率高達九成七，成效確實值得預期。

但以台南縣境而言，其水庫之多，居全台之冠，水保區劃設範圍幾佔全縣面積五分之一，影響縣民權益至鉅，因此檢討解編之聲四起。

中央乃由權責單位經濟部會同地方進行檢討，初步決定，鹽水溪流流域部分區域及曾文溪流域山上淨水場以下，有四十八平方公里准予解編，而非將全部曾文溪水保區解編。可是，儘管是部分解編，影響所及，由環保署執行的強制離牧計畫即失去法源依據，也就是說，政府沒有理由發給強制離牧補償費，對強制離牧者造成嚴重損失。

原來經濟部的考量亦不無理由，也不完全是如一些報導指出的，由於解編後的土地利益至為重要，片面屈服於地方壓力；有人認為原先主管自來水法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因為



◆愛水護溪應兼及水道暢通。圖為走馬瀨附近河道上的溫室網架栽培，洪水時將影響洪水之排放。（成功大學水利系提供）

精省之故而將業務移轉到經濟部，後者又無法抵擋地方壓力而屈服，要縮編曾文溪的水源保護區，當然，這也只能代表眾多解釋中的一種。

事實上，離牧與解編問題的處理原本非常單純，強制離牧計畫業經進入執行階段，後來宣布的水保區解編，應可依法不溯既往；亦即拆遷補償應仍可繼續進行。再者，水保區解編僅是初步決定，尚未正式公告產生法律效力，不至於對強制離牧計畫有法律上的束縛。這也是環保署與經濟部曾經達成的共識：「關於曾文溪部分保護區範圍是否予以修正，經濟部尚在評估階段，並未定案。」

但事實恐怕沒有那麼簡單。是否只要等待強制離牧計畫全部執行完畢，再經「政策環評」後，即可公告此區解編，從此就能確保水源潔淨，讓民眾高枕無憂？

曾文溪解編的新聞事件，在民國九十年春節之後陸續浮上檯面。在電子媒體上，大家可以看到為了捍衛生活環境品質，而毅然決然起而抗爭的畫面。我們的判斷力，已經完全慣性地由媒體所給予我們的解讀角度所取代，事件的背後又是怎樣的事實發展呢？

消滅汙染 除惡務盡

曾文溪流域的水源保護區，影響台灣南部大台南地區的居民飲用水品質至鉅；也許離牧計畫的成功推行和養豬戶汙染的消滅，並不能完全消弭水源保護區所遭受的汙染，因為大家都了解人類對環境的汙染永遠有層出不窮的方式，但能做的總得盡力去做。

環保署在民國九十年四月一日的新聞稿指出，曾文溪流域養豬戶有百分之九十七提出拆除補償申請，那麼其他的百分之三又將如何處理？他們是不是有其他潛在問題？而這百分之九十七提出拆除補償申請的養豬戶，是否又能順利落實離牧？改善的效果到底如何？這些或許才是更值得重視的問題。

事實上人們看到的卻是，曾文溪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強制離牧計畫甫全力推動，正要樂觀的期待曾文溪水源保護區內養豬汙染的消失，卻又因保護區決定縮編，致強制離牧拆除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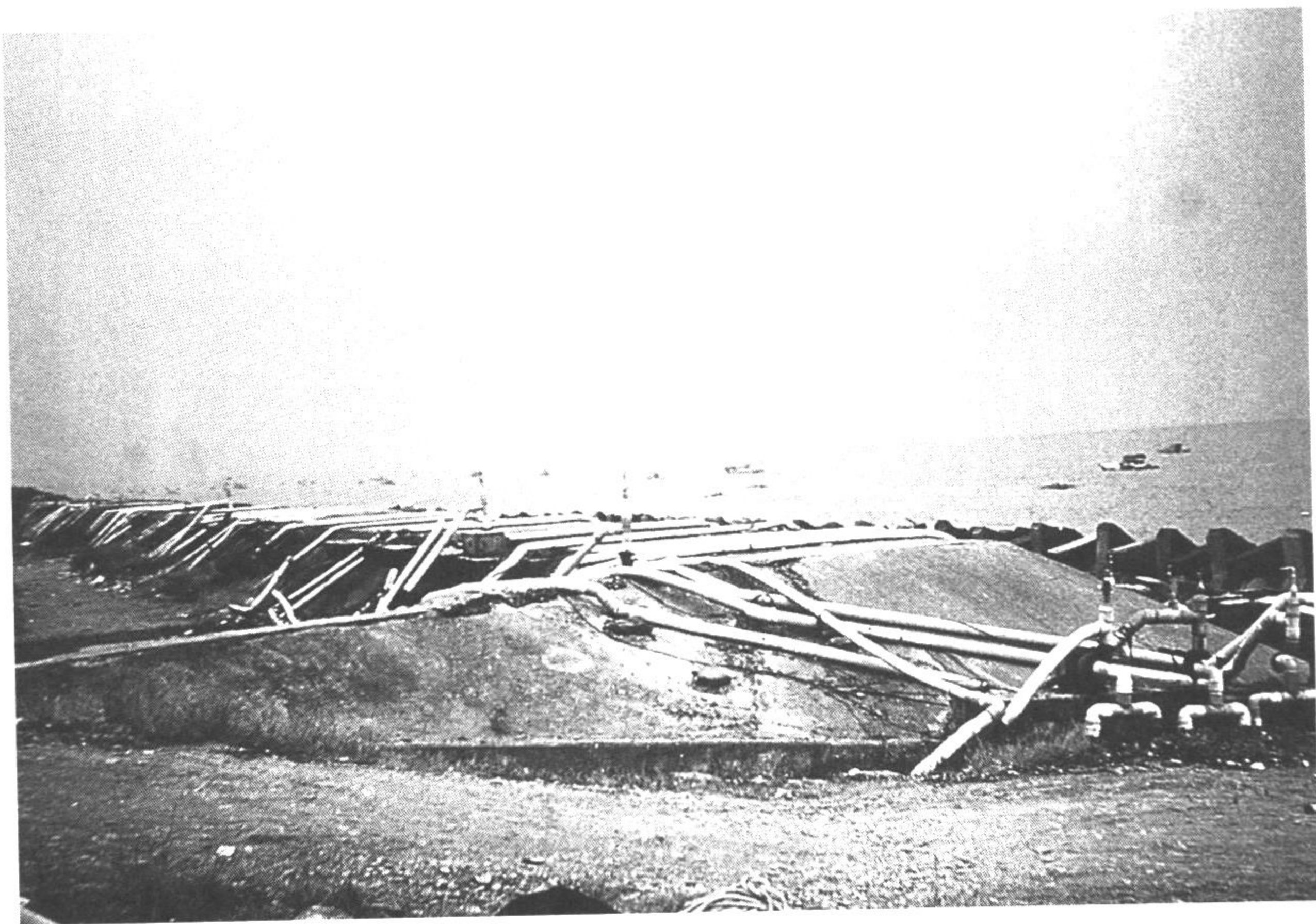
豬戶補償喪失法源依據因而暫緩辦理。當然，養豬戶並非曾文溪水保區唯一的汙染來源，但對於改善水質卻絕對有所助益。

其實，所謂的環保問題，若不是嚴重到已經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一般人的體認，常常只是從新聞媒體所得來的一些不痛不癢的印象，文字或者語言、影像、畫面終究與我們自己的親身經歷隔了一層；但如果討論的對象是關係民生之飲用水，而其品質又直接攸關我們的生活品質與健康，那就絕對成為人人關心的重要話題了。

天然水需要經過集水、儲藏、處理等過程，才得以成為讓人飲用的水；而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嚴密保護，就無法讓人放心相信這些飲用水的品質。因此，為了保護飲用水水源水質，環保署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告了曾文溪、高屏溪、大甲溪、頭前溪、淡水河等五條河川的強制離牧計畫。使得上游養豬、下游喝水的窘狀終有改善的契機。

有關曾文溪部分，由台南縣政府環保局執行，這對南部地區的水源保護實是一大福音。因為涵蓋楠西、玉井、左鎮、南化、山上、大內、官田、新市、善化等九鄉鎮的曾文溪流域編定水保區範圍相當廣，養豬戶估計約八百戶。

數據顯示，到九十年一月二日截止的申辦離牧補償期限，有四百二十六戶自行提出願意離牧，另二百七十五戶則在勸導下勉強同意（環保署四月一日的新聞稿則樂觀的估計有七百三十戶養豬戶將能完成拆遷補償，曾文溪流域養豬戶有百分之九十七提出拆除補償申請）；



許多養豬戶在申辦離牧補償後，相當配合，有的自動拆除養豬場，有的貸款辦理遷移工作，甚至還有借錢還清口蹄疫的紓困貸款，以求養豬場能順利拆除，現在至少有一百多戶已經申請拆除並停養的養豬戶。

強制離牧的五大河川裡，至少在曾文溪流域水源保護區裡，離牧計畫似乎是進行得很順利，如果我們預期那些在數據之中隱而不顯的反對離牧力量，也能樂觀的靜待離牧計畫成功進行，曾文溪好像真的就可以在不久的將來一片河水清清了？

利益掛帥 河川命危

◆興建海堤保護人民的美意，被一根一根的抽水管線大打折扣，河川的生命，也在這一點一滴中被侵蝕。（成功大學水利系提供）

如果，用心去解讀環保署的新聞資料（四月一日），我們可以看到如下內容：對於經濟部、環保署爭議的玉峰攔河堰以下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解編問題，曾文溪流域養豬戶有百分之九十七提出拆除補償申請，受曾文溪是否解縮編問題的影響，該拆除補償工作暫緩辦理一段時日，在經環保署、經濟部及相關單位多次協商後，終獲三點共識。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皆大歡喜，贊成養豬戶離牧補償的環保署，可以繼續執行曾文溪養豬戶的拆遷補償（「共識」之一即：行政院已於三月二十八日發函表示曾文溪養豬戶拆除補償繼續執行，預估有七百三十戶養豬戶，八萬二千頭豬隻，將以八億元左右完成拆除補償）。經濟部也支持環保署依「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綱要計畫」，執行高屏溪及曾文溪等水源保護區養豬戶拆遷補償作業。

其中，卻隱含了一個但書：「關於曾文溪部分保護區範圍是否予以修正，經濟部尚在評估階段，並未定案。基於維護水源保護區水質水量之考量，環保署與經濟部達成共識，經濟部在決定將曾文溪部分保護區域範圍解編前，應先進行政策環評。這些也是達成的共識。」

政府因為拆遷補償得以繼續執行，當然守得住對民眾的信任，養豬戶對曾文溪水源的汙染也似乎可以在補償措施下圓滿解決，在經濟部所謂的「政策環評」下，水源區的可能解編，可期待為此區帶來極高的土地經濟利益，一切再美好也不過了。

但萬一，碰巧這所謂的「政策環評」通過了呢？取信於民所發放的補償當然值得，但為

求曾文溪流域水保區養豬戶汙染的原始美意又何在？解編當然也就不再管制你是否在此區域養豬，但土地價值倍增後恐怕也不會再有養豬的問題吧？可是這些利益究竟比得上我們原先關心的自來水水質問題嗎？畢竟經濟部一味的開發政策背後，一直難以讓關心環保議題人士與專家學者看到官方開發單位客觀對待環評的作法。更令人直接聯想到的是，年底選舉在即，經濟部的「政策環評」是否以選舉固樁為考量，或是還有其他開發案的背景呢？環保人士則是希望經濟部，不要再製造曾文溪口濱南案的翻版了。

三十餘年來，台灣經濟與工業單位幾乎全以「殺雞取卵」的方式，過度開發溪流、河口等取得容易之土地。如今產業面臨轉型與大量外移之際，經濟部還是一如以往那樣，以一貫向子孫借貸的開發策略，對待土地與河流，將會使台灣快速走向萬劫不復之地。

水清魚見 還溪原色

如果你從不曾體會出人們那種對於大河的感情與依存的心，台南縣環保聯盟理事長謝安通有一首台語詩是這樣寫的：「看著水清清，咱的心也會清清。一條一條溪攏親像是一條一條的命脈，清清的溪水會流出魚仔足好的命運，也會流出咱足好的命運。」

看著水黑黑，咱的心也會黑黑。一條一條溪攏親像是一條一條的命脈，黑黑的溪水會流出魚仔悲情的歲月，也會流出咱悲情的歲月。咱愛做伙打拚，保護河川，互溪水永遠攏清



◆清澈的水源，才能讓生命長不息。
(成功大學水利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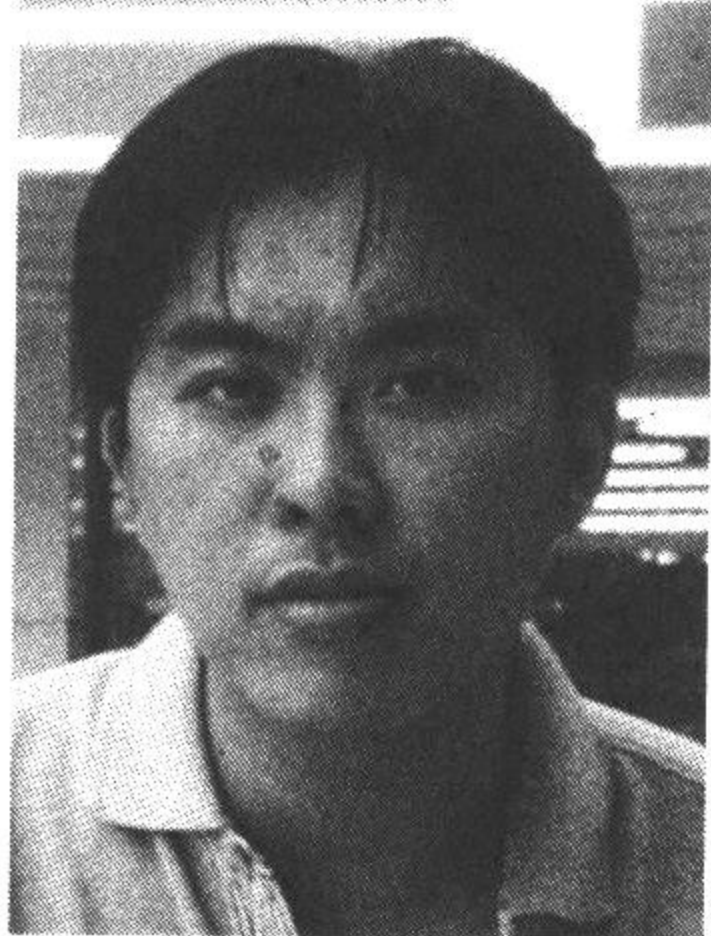


清；咱愛付出愛心，維護河川，互咱的心親像魚仔，佇水晶宮，游出美麗的一生。」

是的，我們都知道不管怎樣的時候，時代在變，人心在變，所有的一切也許正在每個人身旁飛快進步著，而我們對大河的需求仍然不多，我們需要的只是它清澈清澈地流著；曾文溪原本就是一條美麗清澈的大河，千百年來也許經歷多次改道，但它仍然靜靜地庇佑著台灣南部的子民們，無怨無悔。

即使近幾十年來，人類無情地以種種殘忍的方式回報著它的庇佑，它仍然靜靜地流著，靜靜地照顧著我們的生活；對大河的依戀早有覺醒的人，正大聲疾呼、正努力奔走，只為了還它原本清清的笑靨，我們也許動作是遲了些，但不會是，當然也不肯是漠視的人，因為我們已經了解，正是有它所以我們成長。

今天，覺醒到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人類早知道自己短視近利的無知，和大自然反撲的無情，但真正的問題在復育，在還它河水清清，大河從前可以為我們做些什麼？現在為什麼不行了？大河既然能為我們帶來許多，我們還它什麼？我們依稀記得，那大河的水……原本清清。



作者簡介：

陳猷青，一九七一年生於台南市，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並以〈初唐前期詩的解讀〉研究，獲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由於曾輔修資訊工程課程，曾擔任兒童日報資訊版專欄作家。在校期間，曾參與《淡水鎮誌》的編纂工作，負責作藝文團體的田野調查。目前擔任東方工商專校講師。